

我可以想象一个人物是贵州人，说的就是西南官话。如果这个人物脱口而出 21 世纪的标准普通话，那就不真实了。”叶辛曾经在接受某电视媒体采访时直言，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所用的语言该是一种艺术的语言，或者说个性化的语言，是从生活语言演变而来的，该有独特的生动性。“以西南官话来说，四川、贵州、云南，甚至湖南、湖北的一部分都说。我统计过，有大约三亿人在说那样的话。不能说这种语言没有普遍性！”叶辛还向记者举例，在写有关贵州题材的小说时，提及“转弯”，如果自己写“转弯”，来自全国的读者当然能够看懂行文内容，但贵州人却不说“转弯”，而说“打转转”。如果行文中写成“打转转”，贵州人看罢会心一笑，而更多的读者会从这些信息中读到作家所写人物是个贵州人。

对于当年插队在山乡的叶辛来说，每天劳作之余的时光，那自己挤出的写作时光里，所能面对的每每只有蓝天白云，顶多会有一头牛——在《放牛的日子》里叶辛写道：“周围是那样的静谧而又安宁，生活是那样的清贫却又平静。而时光的流逝，几乎可以慢得用手触摸到。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想通了很多很多平凡的有时又是深奥的道理，这样的思考使我能豁达而平和地对待人生，对待世间的矛盾和纷争，这样的思考也使得我后来坚持不懈地拿起笔



叶辛插队时期留影。

来写下最初的一些小说……”

对于小说创作来说，是否一时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为好，从叶辛当年的创作能够看出，并非如此。而就创作环境来说，《一叶知味》中提及当年他先是将搓衣板放在膝盖上充作“书桌”，有时候就坐在空地的一块石头上，提笔创作。曾有村里的老农提醒他，村寨外山头上

的一所破庙曾经做过小学校，里面有桌椅板凳，于是叶辛就前往探看，发现破庙里确实有学生上课所用、遗留下来的小书桌，但那凳子却不是木头而是泥糊的。但他觉得这里既能遮风挡雨，又有现成的书桌，且相当清静，于是将破庙当书房。上海的同学知道他在写小说，寄来稿纸，质量比在贵阳买到的好。但无论是收到上海的稿纸，还是自己大老远从贵阳买回山寨的稿纸，叶辛轻易都不舍得用。他将小说写在同学来信的背面。

1974 年，叶辛被叫到上海去修改长篇小说《岩鹰》，住在出版社的作者宿舍。隔壁宿舍正在改《矿山风云》的李学诗看当时叶辛的模样，稚气未脱，就鼓励他写作些儿童文学作品。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

叶辛（右二）与知青小伙伴合影。

